



金融与发展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www.imf.org/fandd

2004年12月号

本期主要内容:

揭去业务外包的神秘面纱

从中国得到的学问

Raghuram Rajan 关于恶

债的论述

浮动并不可怕



非洲需要
单一货币吗?



MFICA0042004

《金融与发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季刊,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英文版刊号 ISSN 0015-1947

Laura Wallace

主 编

Jeremy Clift

高级编辑

Camilla Andersen

Elisa Diehl

Christine Ebrahim-zadeh

Jacqueline Irving

助理编辑

Prakash Loungani

图书编辑

Luisa Menjivar

创意主管

Lai Oy Louie

美术编辑

Lijun Li

Niccole Braynen-Kimani

编务助理

Raghuram Rajan

特邀编辑

Graham Hacche

高级顾问

编辑顾问

Francesco Caramazza

Adrienne Cheasty

Paula De Masi

Domenico Fanizza

Andrew Feltenstein

Paul Hilbers

Mark Plant

Eswar Prasad

Thomas Richardson

Jerald Schiff

Arvind Subramanian

欲知广告事宜, 请与 IMF 出版部联系。

地址: 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 (202)623-7430

传真: (202)623-7201

电子邮件: publications@imf.org

©版权所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4 年。

翻印本刊文章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Telephone: (202)623-8300

Facsimile: (202)623-6149

E-mail: fanddletters@imf.org

Website: <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 并不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

中文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

地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新知大厦

电话: 88190915 88190916

传真: 88190916

邮政编码: 100036

网址: <http://www.cfeph.cn>

中文版刊号: ISSN 0256-2561



特 辑

- 8 非洲需要单一货币吗?
可能不需要, 但是有选择地扩大现有的货币同盟可能被用来促使国家改进它们的政策

Paul Masson 和 Catherine Pattillo

- 16 从成功中学习
了解中国反贫困(不均衡)的发展

Martin Ravallion 和 Shaohua Chen

- 20 从固定汇率到汇率浮动: 不再害怕
国家如何转向浮动汇率的具体细节

Cem Karacadag, Rupa Duttgupta, Gilda Fernandez 和 Shogo Ishii

- 24 倘若……?
压力测试运用不同方案测定的国家金融体系面临冲击时的脆弱性

Paul Hilbers 和 Matthew T. Jones

- 30 为公共投资制造空间
财政核算可能的新方法

Richard Hemming 和 Teresa Ter-Minassian

- 36 揭去业务外包的神秘面纱
数据不支持过多失业的宣传

Mary Amity 和 Shang-Jin Wei

- 40 反腐败: 三思而后行
根除腐败方面没有进步可能是由于错误的战略

Anwar Shah 和 Mark Schacter



- 44 果断行动, 避免受损
IMF 的一项研究表明, 向全球经济开放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应付波动对增长的不利影响

M. Ayhan Kose, Eswar S. Prasad 和 Marco E. Terrones

- 48 计算债务减免的收益
如何减少外部债务负担以促进低收入国家的增长

Rina Bhattacharya 和 Benedict Clements

其他内容

- 2 简讯
来自国际机构的消息
- 4 经济学人物
*Jacqueline Irving*对*Linah Mohohlo*的介绍
- 28 回归基础
迂腐还是谨慎: IMF如何考虑赠款和贷款?
Peter Heller
- 34 图表释义
农业贸易: 多哈回合的大丰收
- 51 书评
被桎梏的大陆: 权力、腐败和非洲的民生, *Robert Guest*; 为津巴布韦而战, *Geoff Hill*; 印度经济的崛起: 20世纪90年代的业绩及未来前景 *Kaushik Basu* (编); 迷人的印度: 外交、民主和突发事件, *Strobe Talbott*
金融危机时期IMF论文集:
国际金融体系, 稳定和发展,
Stanley Fischer
- 54 直言不讳
Raghuram Rajan 解释为什么恶债提案不大被人关注
- 56 国家聚焦: 巴西
- 57 2004年文章索引

对非洲的正确蓝图?

由于非洲的观察家们如此关注非洲大陆迈向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一个雄心勃勃的到2015年提高世界上最穷地区的生活水平的倡议中的进展, 容易忽略另一个雄心勃勃的在非洲正在推行的倡议: 到2021年创造出单一货币和共同的中央银行。在非洲大陆持续寻求政治和经济统一的进程中, 这个目标得到了许多非洲国家的拥护; 事实上, 这些国家正在安排作为这个中央银行的东道主的投标。

追求实施这一倡议将对非洲经济和各金融分支部门有深远的影响。《金融与发展》选择在它的2004年12月号的封面中强调了货币同盟可能的收益和代价, 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很少被研究过的主题。我们着重强调了IMF—布鲁金斯学会 *Paul Masson* 和 *Catherine Pattillo* 的研究, 即非洲单一货币是否能带来最大利益。他们得出结论是“可能不”, 但那并不意味着这种探索不能产生任何好处。政治将会推进走向更高的货币一体化, 他们论证说政治应当被用来加强非洲的经济政策、刺激增长和促进好的治理。这可能通过有选择地扩张现存的区域货币同盟和明智地运用群体压力来做到。

在本期的“经济学人物”中, 我们同博茨瓦纳的央行行长 *Linah Mohohlo* 进行了探讨, 博茨瓦纳是申请作为非洲中央银行东道国的国家之一。我们总结了她对非洲运行最好的经济体的看法, 包括这个盛产钻石的国家日益具有更加透明的货币政策和它获得最高信用评级的经历——博茨瓦纳只是少数几个取得如此业绩的非洲国家之一。

《金融与发展》还探讨了引起轰动的事件, 尤其是在美国新闻界和政治圈内围绕对其他国家,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外包问题。媒体报道将使我们相信实行外包的国家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一个令人担忧的观念, 特别使白领工人在支持自由贸易上产生了明显地倒退。事实是什么? *Mary Amity* 和 *Shang-Jin Wei* 的一项IMF研究得出结论说数据并不支持所有有关失业的宣传。它发现“工作岗位没有因服务外包而从工业国净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事实上, 证据暗示着一个行业的失业经常被另外的日益增长的行业创造的工作岗位所抵消”。此外, 对许多工业化国家, 包括美国来说, 世界其他地方在商务和计算机服务方面的服务外包更多而不是相反。这种模式一直在过去年份的资料中出现, 但大多数媒体却始终没有报道。

Laura Wallace
主编

摄影作品: 第2页, *Radu Sigheti/Reuters*;
第3页, *Cris Bouroncle/法新社*和 *Dan Chung/路透社*;
第5页, *Denio Zara*; 第16页, *David Butow/Corbis*;
第30页, *Bernardo de Niz/路透社*; 第34-35页, *Earl Kowall/Corbis*;
第36页, *路透社*; 第40页, *Henrik Gschwindt De Gyor*;
第45页, *Liu Liqun/Corbis*; 第51-54页, IMF 照片。

美术作品: 封面、第8页和第48页, *Michael Gibbs*;
第20页和第24页, *Massoud Etemadi*。

地图: 第10-11页, 世界银行。

与广泛流行的艾滋病(AIDS)做斗争

对许多低收入国家来说，艾滋病流行不仅是一种健康的紧急情况，而且是对长期发展和永久安全的威胁。世界上大约有4000万HIV携带者（一种导致AIDS的病毒），其中有2500万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世界范围内估计有500万人新近感染，有300多万人死亡。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正受到沉重的打击，有很大比重的工作人口被感染——大约有17%的赞比亚成年人和25%的津巴布韦成年人被感染。

为了抵制这种威胁，IMF资助国家的和国际机构直接参与到这一斗争中，包括建立几十亿美元的防治HIV/AIDS、肺结核及疟疾的全球基金。它也正积极地致力于以下四个领域的工作。

第一，IMF鼓励捐赠人提供更多的赠款来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这包括到2015年终止HIV/AIDS的扩散。为了实现MDGs，低收入国家预计每年需要追加500亿美元的支出，IMF正参与到促进援助资金流动的新方法的会谈中。就单纯预防和治疗HIV/AIDS来说，预计在2005年需要120亿美元，到2007年需要200亿美元。资金在去年已经上升到50亿美元，今年预期将达到80亿美元。

第二，IMF正在鼓励所有国家为健康和其他优先部门，包括为防控HIV/AIDS，分配足够的预算资金。这样做的一种方法是通过确保医疗费用在国家的减贫战略文件(PRSP)中处于优先地位。在非洲，PRSPs已经帮助23个接受多边债务减免的低收入国家，增加反贫穷计划支出，就平均水平而言大约增加了GDP的2%。在坦桑尼亚，与穷困相关的计划的公共支出比重，包括医疗，从

1999年GDP的4.8%上升到2003年超过GDP的10%。在乌干达，这些费用同期从GDP的5.3%增加到超过12%。



一名肯尼亚内洛比Mbagathi医院的护士为感染HIV/AIDS的吸毒者准备抗逆转录酶病毒。

第三，IMF正在帮助保证在适当时机吸引外国援助的必要条件。并且，考虑到额外的从外国赠款的公共支出，IMF实际上对所有的低收入国家的资助计划把这样的赠款作为政府收入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收到和花费这些赠款并不增加政府赤字，结果，它并没有受到赤字或融资计划限制（见“返归基础”，第28页）。例如，在乌干达，提供给预算的净捐赠援助

在1998年和2002年增长了将近GDP的6%，并且财政赤字，不包括赠款，同期从GDP的6%增加到12.6%。同样地，马拉维预算赠款的增加已经伴随着相同的公共支出增加。IMF所资助的计划绝大部分也没有对优惠项目贷款支出的限制。

第四，IMF正在帮助这些国家培养有效地和透明地支出流入的援助资金和国内资源的能力。这包括设计和实施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改进公共支出管理体系，并且一般地加强对中央银行、金融和一些分级管理的部门的能力。

2005年大事预告

- 1月18—22日，日本神户世界减灾会议
- 1月26—30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 4月10—12日，日本冲绳美洲发展银行年会
- 4月16—17日，华盛顿特区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
- 5月4—5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亚洲开发银行年会
- 9月25—26日，华盛顿特区IMF和世界银行年会
- 11月16—18日，突尼斯信息社会全球峰会

更正

在2004年9月号《金融与发展》“避免拉美银行危机”一文中，参考文献IMF副总裁Agustin G. Carstens应该是前任墨西哥财政部副部长。

关于球类运动

根据美洲发展银行的一份新的提案，足球可能是有助于年轻人找到工作的催化剂。

这个银行的多边投资基金计划为这样的一个项目提供了380万美元拨款，该计划将以足球和其他的集体运动项目作为一种帮助巴西、厄瓜多尔和乌拉圭的贫穷青年发展重要的工厂技能以及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的工具。

巴西、厄瓜多尔和乌拉圭人中年龄在15到22岁的失业率远远高于他们各自国家劳动力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低收入家庭的青年。这些国家的企业领导们说年轻人经常缺少有助于他们发现和维持工作的基本的工厂技能。参与者将接受一套核心课程培训以解决诸如在团队工作、守时、按时完成、遵守工厂规矩和发展人际沟通技巧等能力方面的问题。

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个独立项目的一部分，Striker Dwight Yorke 同年轻的巴西儿童在里约热内卢踢足球。



联合国瞩目儿童的饥饿死亡

根据一份新的联合国报告“获得食品的权力”。称世界的饥饿人口日益增长。该报告对世界能否达到2015年减少一半饥饿人口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了怀疑。一名联合国专家说，尽管世界有足够的食物来养活所有的人们，但每分钟有一打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于与饥饿相关的疾病，营养不良的数量也处于上升趋势。“获得食品的权力”的特别报告员Jean Ziegler说，2003年有8.42亿人永久地或严重地营养不良，与

以前的数字相比增加了200万。自从1996年世界食品峰会号召全球行动起来阻止这种趋势以来，饥饿水平每年上升。

Ziegler说饥饿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前富裕和有潜力完全根除饥饿的世界里”，他写道。“没有如何根除饥饿的秘密。新技术

没有必要。只是需要挑战现存的使富人更富和穷人更穷的政策的政治承诺”。他特别关注古巴、北朝鲜、巴勒斯坦的领土和苏丹的局势。



在苏丹的一个有着数千名正在接受食品和药品援助的难民营中，一名母亲在安慰一名5岁的男孩。

婴儿和老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正在考虑父母和公司、工作和家庭义务良好平衡的方式。日益下降的出生率使很多发达国家感到忧虑，特别在日本，由于更多的人在孩子出生前之前忙于工作，出生率正在下降。在瑞士，40%有大学学历的妇女在40岁时没有孩子。繁荣的经济和易管理的养老金体系取决于较高的出生率和较高的就业率。

OECD的题为《婴儿和老板》的系列丛书评论了OECD国家支持父母在工作和照看孩子间进行选择的政策并推荐了一系列改进结果的方法。同时政府应当在提供婴儿保健设施并且应建立一个税收体系确保所有父母的工作报酬方面还要做的很多；工厂在提供灵活性的工作时间包括兼职工作以帮助父母保持在职身份，平衡其工作需要与照顾孩子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丛书”认为，随着人口下降，劳动力方面的家庭友好政策就有良好的商业意义，因为它们提高了劳工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力和赢利能力。

欢迎来信

把你本期文章的意见发送给我们。评论应言简意赅——不超过300字。请发电子邮件至：fanddletters@imf.org，或致函本刊主编。地址：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我们将对你的来信进行编辑。

一个人如果要从组织的最底层上升到它的最高层,需要有一种钢铁般的品质。但是当那个组织是个官僚机构时,它也需要老练而沉稳的决策以及智力和管理才能。Linah Mohohlo是非洲最成功经济体之一——富产钻石的博茨瓦纳的中央银行的行长。她一直是政府透明度和经济政策严明的坚定支持者,既然她在最高层,她可以毫无顾虑地表达她的思想。

Mohohlo出生于一个乡村小镇,她的升迁部分地归功于她的勇气和果断。1999年她被任命为博茨瓦纳银行的行长,她说在公共机构的职业生涯之后她必须学会“责无旁贷”。

1976年初, Mohohlo进入银行业,她是逐级升上来的。她说,“我不再推诿,他们转交给我,我必须毫不犹豫地做出最终决策。我耽搁不起,因为中心银行的决策必须明确。因为它们影响了我们整个国家——包括富人、不太富裕的人和穷人。”

据说,它是Mohohlo所吸取的一个很好的教训。Mohohlo曾被她所在的领域——2002年被《银行家》杂志,2003年被《欧洲货币》杂志两次评选为年度央行领导

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非洲运行的最好的经济体的银行处于领导地位, Mohohlo的成就无论怎么量度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Mohohlo在私人部门也有积极的作用,她是博茨瓦纳和外国几个主要公司的董事。最近,通过她在非洲委员会的职务,其影响已经超出了她的国界。这个委员会是这年年初由英国

首相布莱尔倡议设立的,目的是推动国际社会在诸如发展援助、公平贸易和债务减免等问题上的行动。Mohohlo已经给她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K.Y. Amoako,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他目前同Mohohlo一起负责布莱尔委托的一个课题,他把Mohohlo描述为“印象深刻的、有思想的、精力充沛的”。这种观点得到了Lee Thomas的响应。Lee Thomas

是Allianz全球投资者的总裁,他称Mohohlo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优秀中央银行行长,并且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

带着明显的怀旧之情, Mohohlo回顾了她在职业生涯中的重要历程,回首过去她几乎在银行所有的关键部门工作过。在经历了13年的职业生涯后,由于博茨瓦纳的外汇储备在20世纪80年代急剧增加,她被请去建立和管理金融市场部,负责管理外汇储备和通过公开的市场操作执行货币政策。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Mohohlo在华盛顿的IMF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经验。她在IMF的非洲部和现在的货币金融体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她肯定了她获得的透视

世界范围内各种经济运行的经验和在同她所访问的国家的官员讨论中所出现的相关挑战。

1997年她回到博茨瓦纳银行后不久, Mohohlo被任命为副行长。她说,“我必须承认我从没有想过会被任命为博茨瓦纳银行行长——即使当我被任命为副行长时”,直到她被任命为行长时,中央银行的传统

立足于 底层

Jacqueline Irving对
博茨瓦纳获奖的
中央银行行长
Linah Mohohlo的采访



总是从外面任命某个人以带来新的思想。“当我被任命为行长时，”她谨慎地承认，“我很惊喜——第一，我来自内部；第二，我实际上是从中央银行的最低层升上来的。”

迈向通货膨胀目标制

Mohohlo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控制通货膨胀。在过去的几年里，博茨瓦纳银行执行了更加透明的货币政策。从1998年起，博茨瓦纳银行开始发布货币政策声明，最短的时间为每半年发布一次。通过定期通知公众未来货币政策方向的方式，旨在提高政策的可信度。自2000年起，该银行就在博茨瓦纳主要贸易伙伴平均通货膨胀率基础上设定了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区。这个目标区在前面的12个月内设定在4%—6%，直到今年年初

仍没变，考虑到2月份博茨瓦纳的货币普拉对它贸易加权的货币篮子贬值7.5%的价格上升效应，博茨瓦纳银行把通货膨胀目标区的上限提高到7%。货币篮子由南非的兰特和特别提款权(SDR)组成，前者的权重较大。

Mohohlo当时强调在普拉贬值所带来的价格上涨的压力下，目标区的放宽不应被看作是放松货币政策而应是收紧了。根据Mohohlo的尚未被银行检验的观点，贬值对出口价格的影响可能使通货膨胀增加4个百分点，与此相对照，新的目标区下增加1个百分点。她在2月份的《2004年货币政策陈述》说明了加宽目标区只是一种短期的战术措施。她认为，“结果，必须接受来自更高的进口成本所带来的直接的通货膨胀上升，同时注意防止这些成本溢出到潜在的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她警告说，尽管允许全部通货膨胀余波发生将削弱从贬值所想得到的收益，从产出和就业的影响的角度

来说，试图抵消太短期限内贬值的“全部通货膨胀余波”将是代价太大而且是不现实的。

提高竞争力

年初的贬值带来了所希望的持续提高出口竞争力吗？政府对普拉贬值之后不久，Mohohlo 评论说实现和维持一个有竞争力的实际汇率的最可持续的方式是通过低而稳的通货膨胀。她强调不仅仅是汇率被用于提高竞争力；博茨瓦纳也运用了其他政策来帮助经济多元化，摆脱了依赖于占支配地位的矿业部门。她主张把银行对低通货膨胀的关注、出口导向的增长和经济多元化联系起来，“重要的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际和持久的竞争力和多元化必须最终来自于生产力的提高”。

博茨瓦纳仍严重依赖钻石部门，大约占了 GDP 的 1/3，占出口收入的将近 3/4，占政府收入相当大的比重。近年来，钻石收入稳定，然而政府支出需求可能急剧增加，特别在国家面临高 HIV/AIDS 感染率的情况下。（博茨瓦纳有世界最高的感染率，估计接近成年人口的 40%。）Mohohlo 毫不勉强地承认“当然我们相信钻石不会是永久的”，她还补充说，钻石部门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是不足为奇的，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对此我们已经预测到了。

博茨瓦纳国家多元化战略强调出口原材料的附加值，同时也发展十分需要的基础设施。这个国家的电信基础设施正在升级。这是部门性改组计划的一部分。这也解决了外国投资者在博茨瓦纳经营过程中所列举的主要障碍。尽管 Mohohlo 承认，亚区域的其他经济体诸如南非，特别是毛里求斯的比较发达的金融部门已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作为经济多元化中的一个重点领域，金融服务部门的发展仍被作为目标。

尽管最近几十年来博茨瓦纳经济成功部分地归因于它的公共财政实力，但现在出现了日益增加的财政支出需求，公共财政预期在未来将受到日益增加的压力。除了来自矿产部门比较微弱的收入和与国家高 HIV/AIDS 感染率相关的成本外，政府在教育和服务领域的支出正在急剧地增加。总的政府支出在 2002—2003 年达到了 GDP 的 46%，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支出的压力。Mohohlo 说：“我们必须继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来帮助产生更多的财政收入来源”。作为扩大税基目标的一部分，国家正在采取措施加强税收管理，包括提高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征收的效率。Mohohlo 所提到的其他措施包括两年前引入的增值税，比被它替代的销售税有更宽的税基。

博茨瓦纳：一个存在差异的国家

- 博茨瓦纳是一个小的、人口分散的、位于非洲南部南非和津巴布韦之间的内陆国。

- 在过去的 30 年，博茨瓦纳有世界上最高的单位资本 GDP 增长率，最近几年这一增长率接近于 5.5%。通货膨胀从 2002 年的约 11% 急剧下降到 2003 年的 6.4%，但失业率仍然很高，接近 20%。

- 预期寿命只有 39 岁，近 40% 的成人感染了 HIV/AIDS，流行病的威胁抵消了过去经济的收益。

- 当前钻石的生产占博茨瓦纳产出的 40%，占出口收入的 70%，尽管这一部门正达到生产稳定水平。

- 博茨瓦纳有最高的投资级别的信用评级——在非洲是最高的。

- 和其邻国纳米比亚、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南非一起，博茨瓦纳是长期存在的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SACU) 的成员之一，在同盟国内部商品自由贸易。博茨瓦纳和它的 SACU 伙伴也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 这个拥有 14 个成员的，更大的区域组织的成员。

资料来源：博茨瓦纳银行；世界银行；《2003 年世界发展指标》；IMF，2004 年同博茨瓦纳磋商的条款 IV；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根据 Mohohlo 的观点，目前博茨瓦纳面临的财政上的挑战还没有影响到货币政策。提及最近 20 年几乎每年财政剩余的经济轨迹记录和所积累的充裕的外汇储备，她解释道：“在博茨瓦纳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有可依靠的资源。当我们要求国际社会援助时，我们从实力状况出发已经这样做了。”比适应财政政策更好的是，她强调道，“我们必须继续在央行紧缩银根以便使财政压力不至于产生可能削弱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通货膨胀。”

让博茨瓦纳为世人所知

Mohohlo 把她职业上的成功归因于其果断的、坚定不移的品质，这帮助她赢得了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的主权信用评级。博茨瓦纳在 2001 年受到了投资级别的主权信用评级——这样的级

别在非洲是最高的而且高于许多工业国。“博茨瓦纳银行主动邀请评级机构进来和寻求主权信用评级,并且我们为这个结果所振奋”, Mohohlo 回忆说, 特别强调博茨瓦纳的评级自从 2001 年来一直保持不变。

博茨瓦纳主权信用评级高的一个因素是它的公共机构的管理和质量得分高——非洲得分最高的。2003 年透明国际把博茨瓦纳列为世界范围内 133 个国家中第 30 个最不腐败的国家。

在这一点上, 只有少数几个非洲国家请求主权信用评级,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发展阶段要求信用评级是把精力放错了地方。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在热情地向《金融与发展》解释信用评级机构如何广泛地咨询包括来自政府、民间社会和反对派成员的过程中, 显然, Mohohlo 对这种公开和透明予以高度肯定。她指出: “一旦被邀请进来就不可能阻止一个信用评级机构获得它们希望获得的任何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数据资料。这是它们工作的一部分。”

她说, “这项活动的要点是让博茨瓦纳更为世人所知, 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因为穆迪和标准普尔在互联网上包括路透社它们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了它们的评级信息。她说: “因为评级要求我们定期提供信息以让评级机构适时了解博茨瓦纳正在发生什么, 它向博茨瓦纳慢慢灌输有关国家权力方面的纪律, 并继续为它们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博茨瓦纳开始享有声誉和关注某些问题”。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 有一种不允许“翻船”(导致评级下降)的强烈动机。但是 Mohohlo 承认博茨瓦纳的经济面临着急迫的、不容迟疑的问题: “包括根据各种标准计算的高失业率以及 HIV/AIDS 流行, 它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到公共卫生服务部门并帮助平民获得充分的医疗保健, 包括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现在提供的是免费的。”

Mohohlo 认为博茨瓦纳近期并没有计划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她解释道: “因为没有进入国际资本市场需要的国际收支平衡, 在确保主权信用评级中最初的借款不是目的”。她特别提到: “即使在你不需要用钱时借到了钱, 你必须能够对其进行投资, 以便产生收益, 或与之持平。”

相反, Mohohlo 说, 去年政府决定从国内市场借款, 目标是发展国内资本市场。2003 年, 政府筹集 2 年、5 年、12 年期的债券, 所有这些都是超额认购的。通过延长政府发行债券的到期日, 这种扩大了可供选择的

投资工具, 目的是为未来发行公司债券设立一个基准, 并且帮助发展公司债券市场——由此扩大目前缺少的公司可利用的中长期信用的来源。

建立繁荣的私人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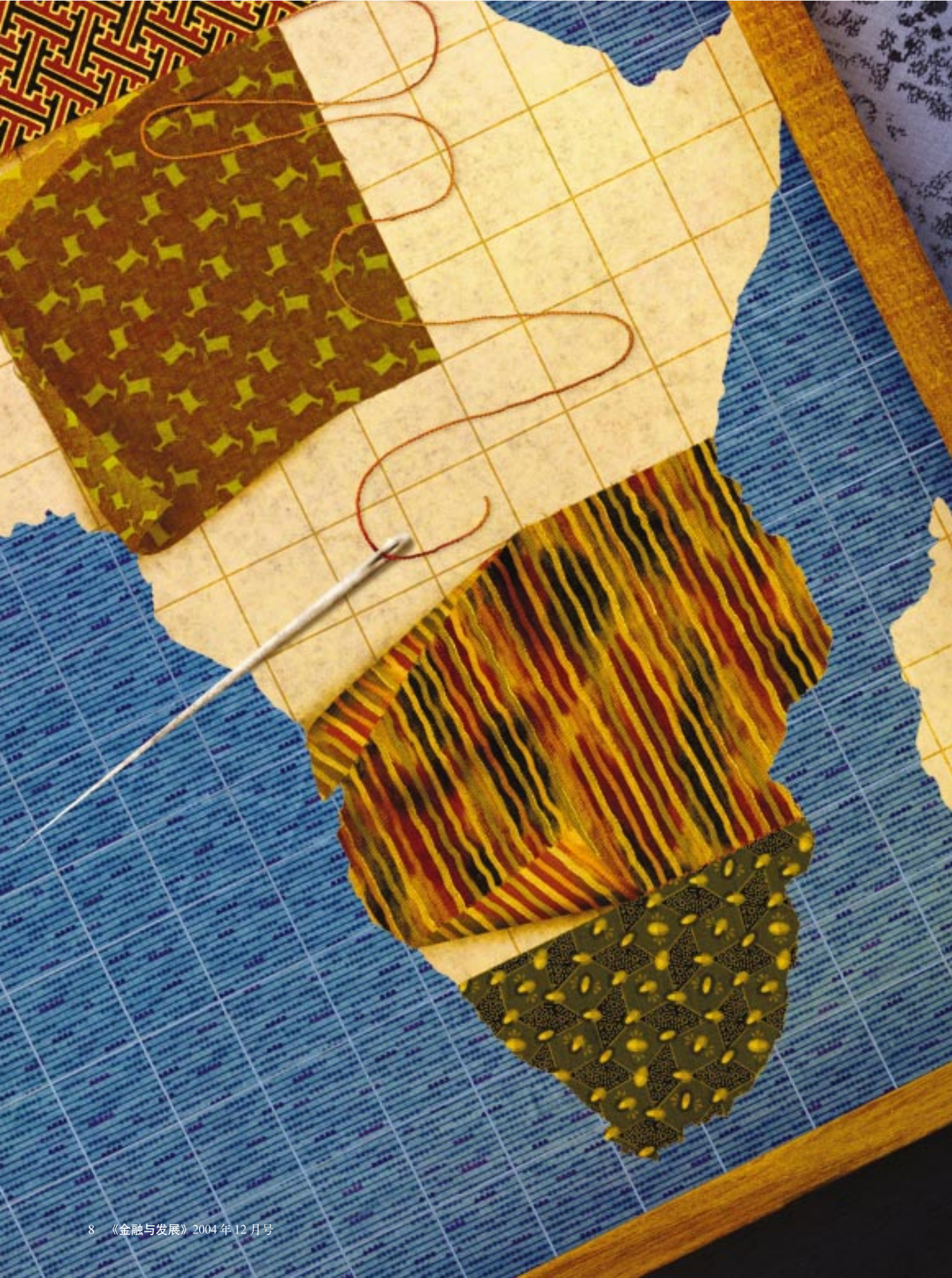
与发展金融部门和建立繁荣的私人部门相关的其他优先权包括弥补中小企业所面临的信用差距的需要和帮助培育微型企业。在她的许多头衔中, Mohohlo 在 20

“博茨瓦纳主权信用评级高的一个因素是它的公共机构的管理和质量得分高——非洲得分最高的。”

世纪 90 年代末期曾作为制定关于中、小和微型企业 (SMMEs) 的国民政策的部长级工作小组的成员, 帮助制定经济政策以更好地组织和进一步发展能够赢利的 SMMEs。“培育 SMMEs 的政策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 她说, “这包括更好地组织现有的企业。因为很多人, 特别是妇女, 拥有可赢利的小企业而每天早晨不去某人的办公室上班, 她们则认为是失业了”。

尽管 Mohohlo 承认博茨瓦纳的妇女可能仍旧在企业、政府和其他领域遭遇与性别相关的障碍, 她特别提到, 在平等权力方面已经有了新的进展。例如, 一项曾要求已婚妇女以她自己担保从银行提取贷款要寻求她丈夫的允许的歧视性的法律正在被修订。同时, 她强调, 通过任命妇女到她们有资格和专长的高级职位——排除需要的赞助性行动, 更多的妇女需要在公共和私人部门被赋权。以她的实事求是和自信的态度, Mohohlo 分享了她出色工作上的压力并平衡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抚养两个孩子, 现在是两个青年了, “我认为任何想成功的人——男人或女人——不应当集中于障碍, 因为如果你寻找它们你就会发现它们, 并且我一直太忙而没有时间去发现它们。”

Jacqueline Irving 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非洲需要单一货币吗？

可能不需要，但有选择地扩大现存的货币同盟
可能被用来促使国家改进它们的政策

Paul Masson 和 Catherine Pattillo

共同的非洲货币目标长期以来就是非洲统一的一个支柱，它的支持者希望从该大陆一体化的努力中呈现出实力的象征。尽管非洲单一货币的前景作为设立于1963年的非洲统一组织的目标一直还存在争议，但是这一计划在2001年重新成为优先考虑的事情，当时非洲统一组织的53个成员方同意把政府间组织转变为非洲同盟——尽管承担了更加广泛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使命，但依然像其前身致力于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在2003年8月，非洲中央银行行长联合会声明到2021年将致力于单一货币和共同的中央银行。

非洲同盟战略依赖于先前在5个现存的区域经济共同体中创建的货币同盟（见地图1）。这些区域同盟将是一个过渡阶段，最终带来它们的融合，创建单一的非洲中央银行和货币。这种在整个

大陆具有广泛经济和政治影响的计划应该得以仔细考察。然而，到此为止，很少对其可取之处和可行性进行研究。由于这种原因，我们承担了这一评估，没有制度能够（因为管理不善）有效地把中央银行从金融赤字进而带来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的压力中隔离开来，我们运用融合了不对称冲击——在货币同盟中，冲击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影响——的观点的一个独特的模型。我们发现——在布鲁金斯协会刚出版的一本书中给出——提出了有关整个非洲货币同盟的可取之处和可行性的严重问题。然而，有选择地扩大现存的货币同盟可能被用来作为一种促使国家改善其政策的手段（见地图2）。运用同等压力这种方式是与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PAD）——2001年被非洲同盟成员方采用目的是在非洲国家改善经济政策、

地图1 货币同盟的构建板块

对于非洲范围内货币同盟的非洲统一计划依赖于5个现存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先前创建的货币同盟。



注：所有的小岛用黑色标明，佛得角是西非共同体 (ECOWAS) 的一个成员。科摩罗是东南非共同市场 (COMESA) 的一个成员国。毛里求斯和塞舌尔是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成员。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是中非经济共同体(ECCAS)的一个成员。

刺激经济增长、推动良好的治理——的原则是一致的，并且能够增加这一进程的效果。

为什么对货币同盟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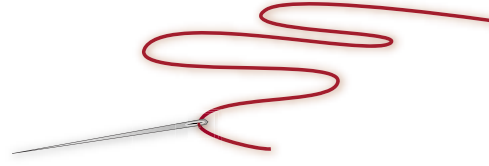
热衷于非洲货币同盟主要有两个原因——两个都超出了较高经济增长和较低通货膨胀的传统经济目标。第一，很明显，欧元的成功启动激起了其他地区货币同盟的兴趣。但是对于欧洲这条路实际上有多长有时会被人们遗忘。在非洲，财政问题比较严峻并且货币机构的信誉比较脆弱。如果对于一组拥有很高能力的并且50多年都有密切合作的官僚机构的富裕国家来讲，建立合适的机构是困难的，进而非洲国家的挑战实际上被认为是巨大的。

第二，非洲货币同盟曾被消除察觉到的经济和政治弱点的愿望所推动。例如，区域集团可能在全球(WTO)或双边(同欧盟或美国)协商优惠贸易安排中帮助非洲。尽管区域一体化的目标看起来是有良好根基的，但创建一个货币同盟是否大大有助于区域一体化还不确定。一种管理不善和面临持续贬值的货币不可能在

区域内激发出自豪感或在世界舞台上给予成员任何推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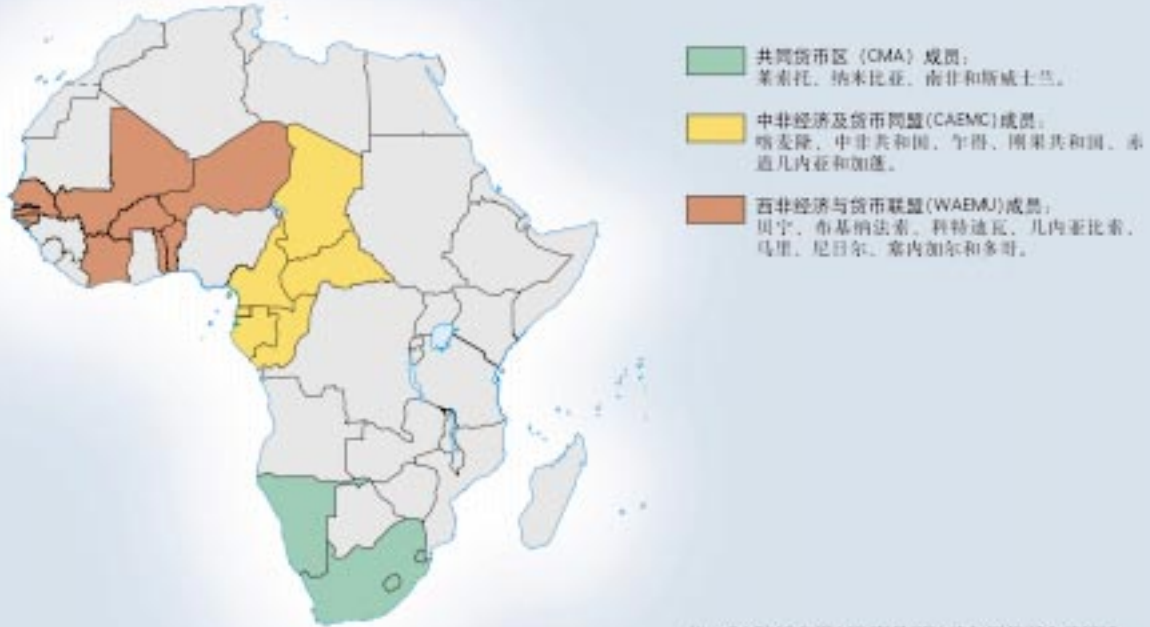
大部分源自于罗伯特·蒙代尔1961年的那篇开创性的文章来阐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经济文献说了些什么呢？简而言之，一种共同货币可以节省各种类型的交易成本，但一个放弃自己货币的国家就放弃了运用货币政策应对不对称冲击的能力。这些成本反过来可以被更大的经济灵活性降到最少。也就是一个国家放弃其货币主权仍能够应对这些冲击，这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工资和价格弹性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一国经历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取决于其生产和出口结构与其货币同盟伙伴国的相似程度。

欧元区国家拥有比非洲国家更好的通讯和交通联系，因此非洲不可能预期从规模经济和减少交易成本中获得同样的收益，即使与其经济规模成比例的收益，而这样收益却可以从欧洲货币同盟中获得。因为它们是高度专业化的，非洲国家遭受了大的贸易冲击，它们通常不包括同样的商品，因此不能共同应对。既没有经济结构上的特征，也没有可利用的政策工具便于对这些冲击进行调整。非洲地区劳动力流动比欧洲高但仍然有限而且政治上敏感。目前非洲内部财政转移支付的机会几乎



地图2 现存的区域货币同盟

现存区域货币同盟——CMA、CAEMC和WAEMU——有选择性地扩张是可行的。



注：CAEMC和WAEMU是CFA法郎区的两个子区域。

不存在。

当应用于欧洲时，这种分析通常假定制度设计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尤其是，法令可以防止中央银行必须为政府支出融资（在欧洲，无紧急援助条款确保防止中央银行借款给政府，特别在德国，被中央银行独立

“非洲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区域中央银行是否可能是一个解决困扰现存各国中央银行信用问题的工具。”

的历史所支持)。主要的危险是财政政策可能间接地对货币政策施加压力，尽管欧元区的《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目标是使这种危险最小化。相当多的论争围绕公约的有效性展开——部分是因为几个政府已经违背了赤字的

最高限度——但没有立即对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具有一定危险产生顾虑。

然而在非洲，制度挑战更大。一般说来，现存的各国中央银行不是独立的，拥有自己货币的国家经常遭遇高通货膨胀，因为中央银行被迫为公共赤字或其他准财政活动融资。非洲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区域中央银行是否可能是一个解决困扰现存各国中央银行的信誉问题的工具。如果是这样，建立一个比国家中央银行更加独立的和对财政政策施加更大约束的中央银行可能使它成为一个“约束机构”（用 Paul Collier 的话说，一个杰出的并且对有关非洲发展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有研究的经济学家）。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约束机构需要其他制度的扶持，并且不能独自直接从货币同盟中产生。

事实上，非洲两个长期存在的货币或正式的汇率同盟的经历——非洲法郎区（包括两个地区，西非经济和货币同盟、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和建立在南非基础上的共同货币区——并不意味着货币同盟的存在本身是与区域贸易的急剧增加和政策协调相关的。西非经济和货币同盟(WAEMU)和共同货币区的区域内贸易的程度要比基本的引力模型所预测的大，尽管中非经济和货币

共同体不是这样 (CAEMC)。在非洲法郎区,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早期出现的严重危机促使该地区将其主要精力致力于政策协调, 进而创建了新的超国家机构。规模不对称给了南非为该地区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明确的宏观经济协调是不必要的, 因为共同货币区的国家较小——莱索托、纳米比亚和斯威士兰——不能从南非储备银行得到货币融资。

从宏观经济表现来讲, 尽管非洲法郎区明显比非洲其他货币体制传递了更低的通货膨胀, 有关增长的证据是复杂的——取决于考虑的时期。然而, 区域的成功和持久尤其取决于法国的支持这种特殊的状况, 尤其体现在执行账户中法国国库券的可兑换的保证。一般说来, 共同货币区国家也从低通货膨胀中受益, 并且同盟内具有人均收入趋同的证据。

一个独特的模型

为了评估非洲货币同盟计划, 我们开发了一个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采纳了非对称冲击的观点, 即没有制度能够有效地把中央银行从金融赤字进而带来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的压力中隔离开来 (见专栏)。货币同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货币扩张的倾向, 因为在货币同盟成员国之间固定汇率减少了任何一个成员国运用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然而, 货币同盟的组成是关键的一个国家不想加入与另一个国家面临不同外部冲击的货币同盟——例如贸易条件——除非那个国家足够大以至于很重要。一个国家也不想加入一个拥有太少财政政策纪律的国家的货币同盟, 因为后者将导致共同的中央银行产生较高的通货膨胀, 对前一个国家的福利将产生一些后果。

货币同盟的模型

我们用来分析货币同盟的模型是建立在最优货币区文献的基础上, 但识别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不对称: 影响财政政策决策的政治扭曲。这个模型强调了特定国家不同的政府融资需要和影响财政政策的不同扭曲方面的货币影响。假定区域中央银行不完全独立, 但制定的货币政策反应了区域内的平均状况 (包括融资需求)。结果, 财政扭曲存在巨大不同的国家作为货币同盟伙伴国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 因为中央银行将引起它们中的一些或全部不愉快的结果。

模型的主要因素 (Debrun、Masson 和 Pattillo, (2002) 有所描述) 是一条增加了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该曲线扩展到包括邻国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效果、政府的预算约束和一个假定的政府目标函数, 这个目标函数线性地取决于更高的产出, 同通货膨胀偏离目标的方差负相关, 该目标反映了供给冲击, 同政府支出偏离目标的方差负相关, 同税率的方差负相关。这些政府对货币同盟的中央银行施加控制, 假定当每个政府选择自己的财政政策, 中央银行最大化成员国目标函数的加权平均值 (这里权重反映了相对 GDP)。在每种情况下, 政府满足一期预算约束, 这个约束强迫通过税收或部分国家货币融资来为支出融资。

既然较高的支出需要一种方式或其他方式为其融

资, 在该模型中一个重要的联系就是支出目标对通货膨胀和税收的影响。支出目标是不可观测的, 然而, 具有较高的人均收入的国家一般说来能够提供更多的政府服务, 由于收入和支出一前一后上升, 该分量不会造成通货膨胀问题。然而, 倾向于增加支出目标的第二种力量就是当权政府回报支持者的意图——它是任用亲信或腐败的征兆。我们通过运用腐败和制度发展指数以及对从健康和教育转向无关紧要的用途的支出的衡量中处理这一分量。

该模型的测度运用了 1995—2000 年 32 个非洲国家的政府收入、支出和通货膨胀可获得的数据来拟合和估计其参数值 (见 Masson 和 Pattillo 的非洲货币地理的附录 A)。通过拥有独立货币政策的国家和货币同盟的国家中这些变量的结果的比较有助于讲清楚共同货币的纪律效应。尽管存在数据问题的限制, 运算的结果大体上支持该模型。通货膨胀的确而且显著地取决于融资需求的规模, 与对货币同盟内部贸易的程度成负相关。因此, 这一模型对历史数据的实证检验使我们相信它可能会阐明货币同盟计划的经济优势, 如下文。

首先, 如果区域内所有国家是同一的并且面临同样的冲击, 那么包括所有国家的货币同盟对大家来说都是合意的。当所有国家都从较低的通货膨胀中受益时, 货币主权的损失不会带来任何成本, 因为共同的中

至于财政纪律,我们试图通过运用制度发展措施和没有腐败来评估它。我们发现,那些拥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并且越易遭受较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在对其没有反应社会需要的支出和税收挪用的评估中得分越低。相反这些挪用的资金可能用于当权政府的私人目的,这可能容忍腐败,例如,作为一种回报其支持者的方式。

赢家和输家

首先,当运用那些已经有具体的计划和时间的共同体的历史数据时,我们认为建立在区域经济共同体上的非洲同盟的战略是有意义的。我们运用两个成功的重要标准。未来的成员国必须认为同盟是值得的,并且如果一个货币同盟已经存在,那么现存的成员国必须认为接受新成员国对自己是有利的。这两个因素可能十分有

限,除非总体收益十分大或者具有很大的支持货币同盟的政治热情,如果它们不产生实际的经济利益,尽管货币同盟在繁荣时期也不可能持久。

到2005年7月,西非货币区(WAMZ)将建立,预计它将导致西共体与非洲法郎区的部分合并

“在不同的区域集团中重叠的成员身分——因此而产生的重叠的承诺——已经在非洲区域一体化倡议中导致了双重努力和偶尔不一致的目标。”



中央银行不会以其他国家为代价,通过货币扩张来努力刺激任一国家的产出。

第二,如果政府融资需求存在差异,这些国家参与货币同盟的动机也将不同。大额支出者将从区域中央银行提供的额外纪律中受益,这部分地抵消了其国内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倾向,但小额支出者将会因大额支出者过多的货币融资需求而招致额外损失。

第三,共同中央银行同盟范围内的通货膨胀目标将只调节供给扰动的共同部分(等同于贸易扰动),这使在面临非常不同的特定国家冲击中,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的代价是高昂的。

在实践中,我们的估计意味着贸易条件的不对称冲击对由政府支出目标不同所支配的各种货币同盟计划的净收益或净损失的作用相对很小。因此,西非经济共同体共同货币计划主要与一些潜在的成员国(特别是尼日利亚),不充分的财政纪律相关,对南部非洲发展组织国家中无所不包的货币同盟的提议将因财政上遵守纪律的国家(例如,南非或博茨瓦纳)不愿意承认那些不遵守的国家而搁浅。同样,在大陆层次上,区域间的财政差异将可能使非洲货币对一些潜在的成员国没有吸引力。

(WAEMU),以便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创立单一货币。然而,在更大的规模、巨额的预算赤字和缺少财政政策纪律证据的情况下,尼日利亚将成为西非其他成员国的最难相处的伙伴。此外,作为一个主要的石油输出国,尼日利亚经济与其邻国非常不同,其邻国出口其他初级产品并受到不同的冲击(一般说来,非洲法郎区与西非货币区国家之间贸易条件冲击的相关系数和西非货币区国家之间的相关系数低于非洲法郎区国家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确,尼日利亚有以其潜在的伙伴所不希望的方式影响货币政策的潜力。我们的模拟显示西非货币区之间或西共体之间完全的货币同盟对大多数潜在的成员国来说都是不希望的(见表1)。特别地,对于西共体中的非洲法郎区国家来讲,扩张其长期存在的货币同盟并将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确次于它们当前的状态——除非这样的一个同盟以某种方式在尼日利亚伴随着有效的财政纪律。

在南非,尽管这是一个模糊的和遥远的计划,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的部分国家意欲形成一个货币同盟。无论如何,许多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远没有达到宏观经济稳定。许多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总体来说比最南端国家——南非及其直接的邻国——更不发达,产品和出口中制成品的份额较低。贸易条件冲击的相关系数也很低。所有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建立完全的货币同盟——特别对于已经处于以南非兰特(CMA)为中心的货币同盟的国家,是不受欢迎的。然而,有选择地扩张共同货币区对现存的和一些新的成员国来讲可能是共同希望的。

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这一国家集团穿过

争取单一货币

表 1

权衡单个经济体的成本与收益

一些经济体将从提议的非洲区域和次区域货币同盟中利益，而其他经济体将会损失。西非货币区或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完全的货币同盟对大多数成员国来说是不理想的。

	赢家	输家 ²
东南非共同市场	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马拉维、塞舌尔、苏丹、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埃及、肯尼亚、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纳米比亚、斯威士兰和乌干达
东非共同体	肯尼亚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冈比亚、加纳、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	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多哥
南非发展共同体	安哥拉、博茨瓦纳、刚果民主共和国、马拉维、莫桑比克、塞舌尔、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莱索托、纳米比亚、南非和斯威士兰
西非货币区	尼日利亚	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和塞拉利昂

资料来源: Masson 和 Pattillo (2004)。

1. 对决策的影响被假定反映了国家的相对 GDP 水平。

2. 福利损失大于同等 GDP 的 1%。

了两个地理区域，也是一个发展中的货币同盟计划。东南非共同市场经济体之间的差异大约与影响南部非洲发展组织(SADC)的差异一样重要，并且这两个组织具有相当大的重叠。的确，在不同区域集团中重叠的成员身份——因而产生的重叠承诺——已经在非洲区域一体化倡议中导致了双重努力和偶尔不一致的目标。例如，在与非洲同盟相关的5个主要区域经济体内部，10个国家属于不只一个区域集团，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持有三个成员身份（见地图1）。东南非共同市场还有另外的障碍，南非，这个区域货币稳定中的最主要的一极，不是其成员国。因此，我们的模型估计显示东南非共同市场之间的完全货币同盟是不理想的。

东南非共同市场的成员国肯尼亚、乌干达以及坦桑尼亚求助于更为有限的货币同盟的可能性，计划复兴1977年解体的东非共同体的共同货币区。该货币同盟看起来具有较大的成功机会，尽管这里也存在某些国家之间不对称的危险，主要对肯尼亚产生的收益增加（特别地，贸易条件冲击是适度相关的并且对货币同盟的净收益没有影响）。此外，该计划表明非洲普遍的重复承诺问题并不必然相一致。

从区域货币同盟中创造共同非洲货币的非洲同盟战略是可行的、理想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通过分配这39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到一组或另一组，我们使区域经济体合理化，并且消除了重叠的成员身份。尤其是，这个模型维持阿拉伯马格里布同盟（AMU）、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和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现存的成员国不变。假定南部非洲发展组织（SADC）保持其当前的成员身份，除了刚果民主共和国（该国被认为仅仅是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的成员国）和坦桑尼亚以外，我们把它们与东非共同体成员国、肯尼亚和乌干达分配到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其余的国家被假定是东南非共同（COMESA）的成员国。进一步假定各国按照其在区域GDP中的份额等比例地影响共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既不是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货币同盟也不是其他货币同盟被假定从保证钉住欧元中得益）。

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国是否都会获益？每个成员国其福利的增加是否平均？如果要求决策全体一致，那么前者将更加可靠，如果是正的，尽管后者的计算意味着有可能有额外支付，进而导致所有成员国的参与。

“倘若普遍缺少财政纪律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运用货币同盟鼓励重要的纪律和更好地管制是至关重要的。”

非洲单一货币模型的模拟意味着五个共同体中只有两个（ECOWAS 和 COMESA）平均而言将从单一货币中获得收益（见表2）。这些都是最大融资需求与其GDP成比例的区域。与此相对应，平均来讲，具有更多财政纪律的区域（AMU、SADC 和 ECCAS）将不会得益。在SADC内部，特别是南非（在区域GDP中它的份额最大）将面临重大的福利损失。加总净收益（按照每个国家在总GDP中的份额加权）表明非洲同盟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同盟将导致小的总福利损失。对所有区域来说，同非洲同盟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只是GDP的很小一部分

表 2

模拟单一非洲货币

只有东南非共同市场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平均而言将从单一非洲货币中获得收益。具有更多纪律的财政政策——阿拉伯货币同盟、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非发展共同体——平均说来将遭受净福利损失。

	平均净福利收益 ¹	同非洲同盟其他成员的贸易 ²	区域经济共同体中国家获益的比例
阿拉伯货币同盟	-0.11	0.21	0/3
东南非共同市场	3.95	0.28	7/7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1.28	0.86	0/4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11.25	1.35	13/13
南非发展共同体	-7.39	0.91	1/12
总的净收益 ³	-0.45		

资料来源: Masson 和 Pattillo (2004)。

1. 作为同等 GDP 的百分比。
2. 作为区域经济共同体的百分比。
3. 以占非洲共同体 GDP 的百分比作为权重, 进行加权的区域净收益总和。

——通常小于 1%——这意味着从减少以邻为壑的贬值的诱惑所带来的共同货币的收益将是非常有限的。此外, 没有更好地使共同的中央银行较少地遭遇铸币赤字的压力的财政纪律, 单一的非洲货币将不能保护低通货膨胀或稳定的汇率。这将使它相对次于现存的货币, 特别是南非的兰特、西非法郎和博茨瓦纳的普拉。

前方的路

使非洲单一货币目标依托于最初创立跨越预先规定区域的新货币同盟的主要障碍是, 或者并非所有国家愿意加入, 或每个区域的国家可能不具有根据某些最好的实践标准修正其政策的动机, 进而想当然地认为没有国家会拒绝进入。如果是后者, 就十分有可能建立一个不稳定和没有吸引力的货币同盟。难道这意味着在非洲就

没有希望创建更好的政策和制度结构? 我们提出了两个具有一定希望并值得追求的方式。

第一, 现存货币同盟的有限扩张可能是合理的; 这样的扩张将给现有成员国带来强烈的细察潜在成员国政策的动机。倘若普遍缺少财政纪律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 运用货币同盟目标推动更严格的纪律和更好地治理是至关重要的。此外, 成功造就成功。当货币同盟通过给国家加以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成长时, 对其他国家来说加入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由于邻国实现了与已经共有货币政策和通货的国家更大的趋同, 非洲现存的两个货币同盟——非洲法郎区和南非共同货币区——就可能选择地扩张。通过增加那些在很长一段时期表明其承诺并且具有能力通过满足趋同标准来传递健全的经济政策——尤其财政政策——的国家, 将增强现存货币同盟的信誉。这一战略将不会破坏现有的货币和汇率同盟, 总体上有助于区域的稳定。然而, 扩张非洲法郎区和共同货币区的机会是有限的, 因为并非所有潜在的成员国将有能力证明充分趋同。

第二, 非洲同盟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NEPAD)——一个与货币同盟计划平行方案——认识到非洲内部同级压力可能有助于达到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改善经济增长、治理和政策的目标。尽管评估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是否有效还为时过早, 但它拥有解决非洲政策制定失败的最重要原因的潜力。更好的治理和国内政策将反过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包括货币同盟。几乎可以肯定地讲, 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进步将会使非洲货币同盟注定失败。

Paul Masson 是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学者和兼职教授, 布鲁金斯学会的非本地居住的学者; Catherine Pattillo 是 IMF 高级经济学家, 最近从研究部调到非洲部工作。

这篇文章大部分取自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作者的新书《非洲的货币地理学》。

参考文献

- Collier, Paul, 1991, "Africa's External Economic Relations, 1960-90," *African Affairs*, Vol. 90, pp. 339-56.
- Debrun, Xavier, Paul Masson, and Catherine Pattillo, 2002, "Monetary Unions in West Africa: Who Might Gain, Who Might Lose and Why?" IMF Working Paper 02/226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Masson, Paul, and Catherine Pattillo, 2002, "Monetary Union in West Africa: An Agency of Restraint for Fiscal Policies?"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Vol. 11 (September), pp. 387-412.
- , 2004, *The Monetary Geography of Africa*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 Mundell, Robert, 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September), pp. 657-65.